



《世说新语》：真名士自风流

赵燕

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皇皇巨著相比,南朝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可说是另一种风格。从体裁上说,后者只是笔记小说,但别具一格、独成一派,影响力并不亚于前者。那么,《世说新语》是一本怎样的书呢?

因避祸而成书

《世说新语》又称《世说》,因为汉代刘向曾著有《世说》(已无存),后人为了区别于刘向所著而将之取名为《世说新语》。从历史记载看,《世说新语》并非刘义庆一人所著,而是他与门客共同编撰而成,可算是集体作品。

刘义庆,字季伯,生于东晋元兴二年(403年),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,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。在刘宋诸王中,刘义庆聪明过人,才华出众,深受伯父刘裕的赏识。据说,刘裕曾夸奖他说:“此我家之丰城也。”因此,刘义庆从少年起便地位显赫,前途光明。

13岁时,刘义庆受封为南郡公,后又过继给叔父刘道规而袭封临川王。之后,他在朝中平步青云,先后出任秘书监、尚书左仆射等职,时年不过20岁左右。然而,在永初三年(422年)刘裕病死后,其长子、宋少帝刘义符继位,朝政为司空徐羨之、中书监尚书令傅亮、中书令谢晦等人把持。由于刘义符当时只有17岁,他一方面嬉戏无度,一方面又想从徐羨之等人手中夺权,结果后者先下手为强,刘义符被废黜杀害,荆州刺史、宜都王刘义隆被立为新帝,史称宋文帝。

刘义隆是刘裕第三子,他年纪虽然不大,但为人机心深沉。当时,他见权臣任意废立,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兄长的悲剧而暂且隐忍不发。等到初具实力后,刘义隆立刻大开杀戒,将徐羨之、傅亮、

谢晦等人一一除去。对于同族诸王,除了自己的异母弟刘义康外,刘义隆也颇多猜疑。这时,京中传言“太白星犯右执法”,刘义庆害怕株连到自己而乞求外调,以远离京中这是非之地。

元嘉九年(432年),刘义庆辞去尚书左仆射职务而相继出任荆州刺史、江州刺史。即便如此,刘义庆对上层权斗仍心有余悸。为了表示自己无意于权力,刘义庆在江州时招揽了一批文人墨客,当时的名士如袁淑、陆展、何长瑜、鲍照等人受其礼遇,汇集于门下。在此期间,刘义庆和门客纵情诗书、寄情文史,最终有了这部流传千古的《世说新语》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刘义庆一生虽然历任要职,但政绩乏善可陈。除了个性“简素寡欲”之外,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之争。让人颇为惋惜的是,《世说新语》刚刚撰成,刘义庆就因病去职返京,不久便英年早逝,时年41岁。

魏晋风流,包容万象

从时间上看,《世说新语》主要记载了从汉魏至东晋年间一些名士的言行和轶事。全书共3卷,分36门,由1200多则简短文字组成。每则文字,长短不一,长的不过数行,短的三言两语,和现在网上所谓的小段子颇为相似。

从人物上看,全书共记载了1500余人,其中既有帝王将相、达官贵族,也有文人逸士乃至僧侣等。大体而言,此书系杂采众书而成,记载的人物虽然都有据可查,但有些故事和言论来自传闻或有所夸大,未必全部符合史实。

《世说新语》的门类命名很有特色,如上卷4门,分别为“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”;中卷9门,命名为“方正、雅量、识鉴、

赏誉、品藻、规箴、捷悟、夙慧、豪爽”,这13门基本是正面褒扬的文字;下卷23门,既有褒扬的,如“容止、自新、贤媛”,也有贬责的,如“谗险、汰侈”及其他条目。另外,还有一些属于中性或褒中带贬、贬中带褒的,如“任诞、简傲、俭嗇、忿狷、惑惑”等。这些分类命名有如题眼,能让读者快速了解其中内容。

如鲁迅所言:“《世说》这部书,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(的)教科书。”这句话的大意是,《世说新语》记载的虽然只是片言只语,但涉及面非常广泛,充分反映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、精神面貌和清谈放诞的风气,确实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。纵观全书,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及其性格特征都有生动具体的记载和描绘,几乎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人群画像。

同样应该注意的是,《世说新语》虽然内容丰富、包罗万象,但不宜直接视为史书。鲁迅还说过:“《世说》之书,乃‘为赏心而作’,要‘远实用而近娱乐’,其所载不皆‘实录’,而以‘好奇’‘尚趣’为本。”换言之,《世说新语》并非常规意义的正统史学,它撰述的目的也不是求真求详,而更强调微言大义、人格风骨。而且,刘义庆和门客在编撰本书时并不直接给出定论,而是隐然幕后、作壁上之观,至于其中人物的是非褒贬,全凭读者自己判断。类似手法,也是魏晋名士的做派了。

“世说体”何以走红

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《世说》《语林》一类书评价不高,说这类书“务多为美,聚博为功,虽取说于小人,终见嗤于君子。”当然,这只是刘知几的一家之言了。实际上,如鲁迅概括的,《世说新语》

“记言则玄远冷隽,记行则高简瑰奇”,其立意高远,行文简洁,气韵清雅,绝非一般的笔记小说所能比拟。

大体而言,当今常说的“世说体”具有以下三大特征:一是文字简短而有故事性;二是幽默有趣,揭而不破,趣而不俗;三是文字雅驯,意蕴悠远,令人深思。要做到这三点,没有非常高超的文学技巧恐怕是做不到的。

如《忿狷》篇中,为了描绘蓝田侯王述的性急,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“(王述)尝食鸡子,以箸刺之。不得,便大怒,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,圆转不止,仍下地以屐齿碾之。又不得,嗔甚,复于地取内口中,啮破即吐之。”这一系列动作,生动描述了王述急躁易怒的性格,堪称经典。再如《俭嗇》中的一则:“王戎有好李,卖之恐人得其种,恒钻其核。”仅用了16个字,就充分描绘了王戎的贪婪本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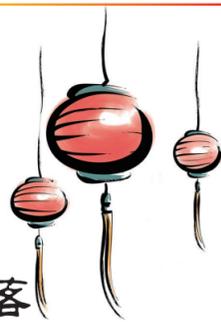
《世说新语》的语言精炼,隽永传神,它在描写人物时善于抓取其中的小细节、小片段和细微传神之处,略加渲染,整个人物形象就变得活灵活现。正如明人胡应麟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说的,“读之晋人面目气韵,恍然生动,而简约玄澹,真致不穷,古今绝唱也。”此语可谓确评。

此外,《世说新语》善于运用比喻、夸张、对比等文学技巧,它留下的佳言名句、成语典故可谓比比皆是,如“难兄难弟、拾人牙慧、咄咄怪事、望梅止渴”等,这也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。总体而言,《世说新语》摛摛逸事,宏奖风流,它既是记叙轶闻隽语的先驱,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,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自唐至今,类似题材如《唐世说》《古今谭概》《今世说》乃至近代之《新世说》等,无一不深受影响。

新旧交替

落笔成诗

王国梁



每到旧年与新年交替的时候,我的心中总会涌起特别庄重神圣的感觉。我觉得那样的时刻是一个神秘的节点,时间会在一瞬间完成交接仪式——过去的彻底过去,到来的已然到来。过去的全部归零,到来的焕然一新。

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看,旧年最后一天和新年第一天,与以往任何日子都没有区别,不过是日升日落,昼夜更替。光阴漠漠,长无际涯,大概是人类觉得日复一日太过漫长雷同,于是发明了历法,用以记录和区别每一天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从这一点来说,人类真的是最富有智慧的。我们用一天、一月、一年的概念,把时光切割成一句句零碎的诗行,把日子划分出一个个精短的片段。生活就这样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,散发出了智慧和灵性之光。试想一下,如果人类依旧在蒙昧时代,不曾有时间的概念,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像岁岁荣枯的野草一样麻木混沌?当日夜晨昏、四季流转只是机械地重复时,生命里种种深刻幽微的滋味如何体会?

还好时间的概念渗入生活之中,让我们在日夜更替、岁岁轮回中,体察到光阴的味道、逝去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憧憬。一天、一周、一月、一季、一年,都被我们当成了时间节点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时间节点,我们才能给自己一个告别过去、迎接新生的机会。任何一天都可以当作新生的开始。而在所有的时间节点里,“年”最意味深长。新年和旧年交替时刻,也格外让人重视。

我们常常把新年当成新起点。新年伊始,万象更新,一切都是值得期待的,仿佛都在等待我们去落笔成诗。过去的一年,纵然有太多不尽人意,有太多的失落伤怀,新年到来之时都可以一笔勾销。这个时间节点,如同一支巨笔,可以让我们抹去过去,同时为明天开启新篇章。新年将到,我们这些人生旅途中疲惫的旅人,终于可以歇歇脚、整整装了。为了明天崭新的一页,果断地与过去的挫败和失意告别。当然,过去一年的种种美好,还是要牢牢留存的。选择性记忆,一直是我们的生存智慧。

新旧交替,落笔成诗。我每年都要为新年的到来写一段文字,记述当时的心情。新的一年即将到来,我会向过去说声“再见”,向未来索要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。我在守候中迎接新旧交替的时刻,忍不住屏息凝神,默默等待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。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……”希望的钟声响起,我的心中蓦地升起激动和豪情,仿佛未来有无限精彩等着我去开启。

似水流年,岁岁平安。过去已去,未来将来。我们面前是一页白纸,正适合抒写最美的诗行。

雪中一池荷

王新芳

这年冬天,雪下得特别大。

在北塘,我看到一池雪荷。残破的叶,枯黄的茎,相依相伴,无声无息,或昂首,或弯曲,或蜷缩,或伸展,仿佛在与季节做一场微妙的抗衡。头顶一捧白雪,脚踩三尺厚冰,如一位沧桑老人,无论怎么粉饰,也谈不上完美。

“真可惜,咱们来的不是时候。夏天来的话,这里才好看呢!”身边的朋友深感惋惜。在她的脑海里,至今还有夏荷艳美的记忆。曲曲折折的游廊,一汪深情的碧水,点点娇羞的粉红,恣意而饱满。绿叶田田,金鱼嬉戏,风送荷香,游人如织。在朋友看来,或许那才是荷最高光的时刻。

我并不赞同朋友的话。眼波横处,雪荷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。世人观花,皆喜千朵万朵盛开的喧嚣,而我独爱花落叶枯后的飘零诗意。就像万历甲寅春,黄玄龙带张卿子看的那一场梨花落,余意正在凄凉。小亭,孤舟,野芦,无一不是雪。山林,旷野,远村,无一不是

雪。一片素白,天人合一,简单,敦厚,宁静,才是最好的野奢之趣。

遥想当年醉碧波,如今衰色已残荷。最美的景色,不在外物,而在内心。

枯而不倒,颓而不废,虽有冰雪压身,却丝毫没有畏惧。四季巡回,昼夜更替,周而复始,循环连续。荷有荣枯,人有得失爱恨。寒冬时蛰伏,冰雪下隐忍,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。既然生在这里,就不要辜负这一方土地。坚强挺立,以丰富的生命影像,等待下一次轮回。明年,定会有新荷出水。

能在这儿静静地赏荷,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。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,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起,也许素未谋面,却又热情亲密。回望一年中走过的路,和朋友漫谈生活,分享创作体会,迎寒出发,踏雪而行,煮字疗饥。这一股精神,就有了荷的风骨,弥散着氤氲的水汽。

就像迟子建的文字,总在苍凉中读到一种暖。她出生在漠河北极村,她笔



《冬天的音符》张成林/摄

下的极寒之地,仍有生命在奋力生长。她会在冰面上拾掇溜走的月色,在黄昏的炊烟里消歇悠长的生活,在农人的忙碌中捕捉严寒的绚丽,然后从笔尖化开脉脉温情。

几年前,北塘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乡村,在这里生活的人,狠抓生态环境建设,种出十里荷花,山青、水绿、村美。他们倡导健康田园生活方式,建设

和美乡村新风貌,语荷田园综合体,越来越有吸引力。

伫立风雅中国,面对一池雪荷,让我对艾青的诗句有了更深的体会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。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枝荷,摇曳在命运的湖中。梦想、故乡、生活,都是我们扎根的土地。只要心存热爱,就永远不惧冰雪。

人间智慧总有一份馨香留给岁月,大寒就是这样静守时光的一种文化传承。

大寒是冬季最后一个节气,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说:“大寒为中者,上形于小寒,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,故谓大寒。”所以民谣云:“小寒大寒,无风自寒。”

大寒节气所孕育的文化在于诗情的传颂:文同是如此描述的“风鸣北户霜威重,云压南山雪意高。”孟郊的笔下是这样的“天寒色苍苍,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,短日有冷光。”曾巩说“际海烟云常惨淡,大寒松竹更萧骚。”张嗣纲说“折竹声催听,飞禽影断看。”千年情怀的寄予让大寒冷峻的外表不生厌,从文化内涵里品味出民族独特的文明灿烂,是大寒赋予的灵魂所在。

大寒所承载的文化更在于民俗的通达。大寒常处农历岁末,或与小年重叠,或与大年相交,而绝大多数年份里,大寒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农历节气。故在这段时间,有很多重要的民俗和节庆。赶年集、买年货,写春联,杀年

猪,打年鱼,磨豆腐,扫尘洁物,炸鱼腌肉,炒瓜子花生,准备各种祭祀供品,赶做新鞋新衣等等。繁忙的劳作过程中,日渐浓厚的“年味儿”扑面而来,辛劳之中充满着生活馨香,所以在民间有一种说法,叫作“大寒迎春”。

大寒时节里,有的地方人们购买一些芝麻秸,除夕夜将芝麻秸撒在路上供孩童践踏。因为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,又因“踩碎”与“踩岁”谐音,人们祈求吉祥如意、岁岁平安的好口彩,好寓意。

在华南一些地方,欢乐的大寒节气曾有一种拜土地公“做尾牙”的习俗,亦称“尾牙祭”。他们将农历二月初二确定为“头牙”,年前的腊月十六日为“尾牙”。这天人们要吃春饼,生意老板要设宴招待员工。

大寒节气多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相交,小年在各地有不同的概念和日期,北宋朝廷坚持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离统治中心较近的北方地区也都如此,离统治中心较远的南方地区则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,海上的渔民有要在腊月

二十五过小年。这一习俗,一直延续下来。小年之俗,例如祭灶、扫尘、剪窗花等,也是大寒时节的主要风俗。

“有钱没钱,剃头过年”,这是民间的另一风俗。我的老家,大寒前后,男性都要剪头,不然会有“方舅舅”的说法。

在迎新年的准备工作中,剪贴窗花的民俗曾经十分盛行。巧手的民间女性,手持剪刀和红纸,或继承,或学习,或模仿,剪出充满吉气和寓意的动植物及掌故图案,诸如喜鹊登梅、燕穿桃柳、孔雀戏牡丹、狮子滚绣球、三羊(阳)开泰、二龙戏珠、鹿鹤桐椿(六合同春)、五蝠(福)捧寿、犀牛望月、莲(连)年有鱼(余)、鸳鸯戏水、八仙过海、仙女下凡、刘海戏金蝉等,过年贴在窗户等处,既漂亮,又吉祥。

大寒忙,忙过年,人们享受的是过程,尊崇品味的是信仰,忙的过程就是快乐和味道。

大寒,岁穷时的节气之所,心怀中华文化的千年深邃,与新年交首,是节气中靓丽的一抹色彩。

大寒中的文化深邃

陈裕

